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 辽宁优秀文学艺术 作品系列丛书

第二部

戏剧卷

③ 话剧 歌剧

张行湘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LNXYXWXYSPXLCS

DEBXJJ

ZXXZB

CFWYCBS

LNXYXWXYSPXLCS

DEBXJJ

ZXXZB

CFWYCBS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辽宁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系列丛书

第二部

戏剧卷

◎ 话剧 歌剧

张行湘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话 剧

- 富有的女人 (七场话剧) 房纯如 杨舒慧/3
爱洒人间 (九场话剧) 房纯如 杨舒慧/62
潇洒女孩 (当代青春剧) 于德义/119
秧歌·会首 (辽西风情话剧)
..... 集体创作 刘家声执笔/164
那一年, 在夏天 (话剧) 黑继文/212
鸣岐书记 (无场次话剧) 海威 宝群/262
勾魂唢呐 (独角话剧) 孙建业/312
炮 震 (大型话剧) 庞泽云执笔 王承友/337

歌 剧

- 星星之火 (五幕九场歌剧)
..... 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385
情 人 (七场歌剧) 刘文玉 鲁东勇/478
施琅将军 (八场历史歌剧) 颜廷瑞/528
海莲花 (五场轻歌剧) 赵振胜 傅清君/594
归去来 (无场次歌剧) 丁小春/642
苍 原 (歌剧) 黄维若 冯柏铭/669

话 剧

1991—1997

富有的女人

七场话剧

房纯如 杨舒慧

人 物

何凤英 果树大户，宝山村十里香果树农场场长，三十三岁。

温玉芝 何凤英之母，六十岁。

何凤山 何凤英之弟，十里香果树农场会计，二十五岁。

何志宏 何凤英之子，学生，十岁。

张汉杰 十里香果树农场雇工，三十五岁。

小梅子 十里香果树农场雇工，十九岁。

小金子 十里香果树农场雇工，十八岁。

孙福元 何凤英的前夫，村办企业工人，三十三岁。

罗建中 宝山村委会主任，三十八岁。

马万和 宝山村农民，五十八岁。

马海龙 马万和之子，宝山村农民，二十五岁。

刘春月 村办企业工人，二十二岁。

保安队员甲、乙。

第 一 场

〔现代。五月初的一个上午。〕

〔宝山村十里香果树农场院内。左后方是铁条焊接的院门。门的半扇敞开着。砖石结构的墙头上，插着密密

麻麻的玻璃片。住宅式样新颖，整个房舍建在高处，前边是有栅栏的平台，正中有宽阔的台阶。平台下边是一排窗户，里面是仓库。门窗是精心设计的，墙面是用马赛克镶嵌的。

〔幕启：风尘仆仆、背着包裹的张汉杰走来，一看就是个远道来的外乡人。他刚一接近院门，就从两侧发出狼狗的叫声，听声音起码有三四条狗。张汉杰吆喝两声，群狗狂吠声更响，并伴有哗啦哗啦的锁链声。〕

张汉杰（远离院门，叫）有人吗？看狗！

〔不见有人出来，也无人应声。群狗更加激烈地吠叫。〕

张汉杰 屋里有人吗？

〔又是一阵激烈的狗叫。〕

〔身着毛料西装，手拎一盒生日蛋糕的何凤山走出来。跟在后边的温玉芝拽着他的衣襟。〕

温玉芝 凤山！你非她不可咋的？

何凤山 嗯，非她不娶。

张汉杰 老弟，这是宝山村十里香果树农场吗？

〔温玉芝趁机将那盒蛋糕夺在手中。〕

张汉杰 老弟，何场长在家吗？

〔只要张汉杰一说话，狗就吠叫不停。〕

何凤山 你是哪儿的？

张汉杰（几乎是喊着）我是外地的，找她——

何凤山 没在家。

温玉芝（轻声地）你姐不是在……

何凤山（悄声）小贩子，别理他。

张汉杰 何场长啥时候能回来？

何凤山（向外喊）不知道。（说着把门关上）

〔张汉杰无奈，只好走下。〕

何凤山 妈，给我蛋糕！

温玉芝（不给）凤山，她就是天女下凡，咱也不干这种事。

何凤山（看表）哎哟，要晌午了，妈！

温玉芝（拎着蛋糕盒仍不撒手）凤山，听说那春月，跟马老师的儿子马海龙处得可热乎了，你一杠子把人家撬过来……

何凤山 那有啥？一家女百家求嘛，现在啥事不讲竞争。

温玉芝 咱家这提亲的，把门坎子都踩平了，你就挑不出个中意的？

何凤山 嗯，我就看她好。（扭头）我姐回来了！

〔何凤英拎着绳子和水桶上。〕

何凤山（急问）姐，王技师说行不？

何凤英 想得容易。光凭眼力行了？还得拿回去化验。

何凤山 能造酒吧？

何凤英 看你这个追问劲儿！凤山，妈，我要办酒厂的事，管对谁，牙齿口缝也别露！

温玉芝（担心地）凤英，你从小在乡下长大，这办厂子的事，你能行吗？

何凤英 莠弄果树也不是天生下来就会，还不是学的。（发现蛋糕）哎，凤山，还没去哪？咋这么肉筋筋地？（十足的家长派头）凤山，明儿是春月她妈的生日，趁这机会，你跟她近乎近乎。这春月，模样俊，身材苗条，别说宝山村，就是全乡也挑不出一两个来。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金凤凰，就是花多少钱，也得把她娶过来。我跟她妈说了，只要成了这门亲事，咱钱串子倒提拉着，花个三万二万的没啥。那老太太一听，一妥百妥，恨不得明几个喇叭一响，就把姑娘嫁过来。

温玉芝 凤英，那春月愿意吗？

何凤英 妈，有啥不愿意的，谁不想攀高枝？凤山，见了春月，

也讲讲速度，赶快拍板定盘子。

何凤山 哎。（欲走）

何凤英 凤山，就拿个蛋糕？

何凤山 姐，这是花三十多块钱在城里定做的。

何凤英（命令地）北街杂食店新进一批名牌烟酒，拣最贵的买，凑上四彩礼。

何凤山 哎。

何凤英 跟春月她妈说：我姐今儿在家等个人，若不她也来了。

何凤山 哎。（下）

温玉芝（忧虑地）凤英，这事若让马海龙知道了，不得恨死咱啊。

何凤英 两厢情愿，他恨得着吗？妈，你一辈子就是菩萨心肠，可谁又可怜过你？

〔室内何志宏喊：“姥姥，我要喝桔子水！”

温玉芝 哎，来了，来了。（进屋）

〔院内狗又吠叫起来。

〔马万和出现在院门外。

马万和（向院内喊）凤英！

何凤英 啊，马老师。（向两旁的狗啧啧几声）马老师，到屋吧。

马万和 你家这狗太厉害，就在这儿说两句吧。凤英，听海龙说，你领个人到我果园看那两眼井去了？

何凤英 是啊，走到那儿，顺便进去看看。

马万和 听说还拎走两桶水？

何凤英（沉吟片刻）啊，我也想打井，看看水脉。

马万和 啊，是这么回事。我说嘛，好歹我教你一回，再没情分，也不至于背后拆台，打我的算盘嘛。我说的是吧，凤英？

何凤英（有些尴尬，随即恢复常态）说的是嘛。马老师，你看，这都走到家门口了，不进来坐坐还对了？

马万和 我果园里还有活，就不进屋了。（下）

何凤英 马老师，你慢走！有空来串门儿。

〔张汉杰上。院门两旁的狗又狂吠起来，他只好在墙外喊话。

张汉杰 请问大妹子，何场长回来没有？

何凤英 找他有事？

张汉杰（认出，热情地扑奔过去）何场长！（听到群狗的激烈吠叫声，忙退回）

何凤英 进你的，没看都拴着吗？

〔张汉杰仗着胆子进院，狗叫声一直伴随着他。

张汉杰（略带嘲讽地）哎呀，你这级别不低啊！门口四个警卫。（稍停）何场长——

何凤英（冷漠地）认错人了。

张汉杰 没错，就是走到哪儿，我也认得出来。

何凤英 你怎么认识我？

张汉杰 我跟你见过面，不过是一面相识。

何凤英 在什么地方？

张汉杰（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去年十月十七日省报。忘了？报道你的那篇文章，登你一张相片——

何凤英 找我有事吗？

张汉杰 听说你们农场招工？

何凤英 不假，是招工。

张汉杰（放下包裹，递上介绍信）这是我的介绍信。

何凤英（不接）你不够条件。

张汉杰 听说你这农场专门雇用外地人嘛。

何凤英 那是不假，可你这个外地人（摇摇头），我不能雇。

张汉杰 (焦急地) 场长! 同样是外地人, 对我为啥……

何凤英 再走个门口吧! (欲走)

张汉杰 (走上前, 拉住何凤英) 场长、场长! 你听我说啊——

何凤英 (甩开张汉杰, 斥责地) 一个大老爷儿们, 干吗拉拉扯扯地? 你若是本屯的, 我非扇你两耳刮子不可!

张汉杰 啊, 对不起。(恳求地) 场长, 我浑身是劲, 啥脏活累活都能干; 也还不笨, 学点啥也不用掰着手教。说到工钱, 凭你给, 多少钱不在乎。只要能收下我, 我——我就感激你一辈子了!

何凤英 若是女的, 就是有七个八个的, 我也不嫌多。可你再浑身是劲, 这性别我看是没法改。(一笑)

张汉杰 (不解地) 真是无奇不有, 还有专招女工的。

何凤英 对, 我这儿重女轻男。

张汉杰 何场长, 这没有男的, 再好也是半边天。

何凤英 那又怎么样? 我这儿又不负责解决婚姻问题。

张汉杰 (乞求地) 何场长! 我大老远地扑奔你来了, 你是收也得收, 不收也得收, 反正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 (坐在花坛边上)

何凤英 你这人也是个犟眼子, 不好再走一家?

张汉杰 就是再走十家, 也是你这个门口。

何凤英 那你就坐着吧, 你就是坐上三天三宿, 我也不要你。

张汉杰 不管你要不要, 我到这儿就是终点站了。

何凤英 哼! 跟我叫号, 看咱谁拧过谁了? (欲走)

[何志宏抱个大地球仪走上。]

何志宏 妈, 妈! 我有个问题, 你说, 这地球在天上为什么掉不下来?

何凤英 (苦苦地思索) 这……这就像盘子里放个西瓜, 有东西托着它嘛。

何志宏（迷惑地）那……那托着它的东西是啥呀？

何凤英（无以作答）看你这个刨根问底！

[室内温玉芝喊：“凤英，电话。”]

何凤英 等有功夫再跟你细说。（进屋）

何志宏（转着地球仪，发现张汉杰）大爷，这地球在天上为什么掉不下来？你能给我说说吗？

张汉杰 试试看吧。（站起来）小伙子，来！（伸出两只手）拽着我的两只手。

[何志宏放下地球仪，拽住张汉杰。]

张汉杰 向后仰，使劲向后仰……你为什么不倒啊？

[何凤英走出来，手里打着毛活。被张汉杰的行为所吸引。]

何志宏（领悟地）敢情有你拽着我嘛。

张汉杰 地球不往下掉，也是这个道理。英国，在这儿（指地球仪），有个叫牛顿的，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发现一切物体互相之间都有吸引力，地球跟邻近的星球，像太阳啊，也都互相吸引着；所以，就掉不下来了。

何志宏 啊，是因为这个呀。你解答的真好！

张汉杰 小伙子，这（指地球仪）是谁给你买的？

何志宏 我妈。她看到报上登个照片，上边有个十岁就念完中学课程的神童，在他身后有个地球仪。她就捡最大的给我买了一个。（稍停）大爷，我再有问题，还能找你来解答吗？

张汉杰 以后，你就找不到我了。（动手整理包裹，准备走）

何志宏 妈，地球为啥掉不下来，是互相有吸引力。不像你说的——

何凤英（微愠）志宏！进屋写作业去！

何志宏（驯服地）哎。妈，有两道算术题我解不开，能……能

不能（指张汉杰）让他帮帮我？

何凤英（轻声地）不行！

何志宏 那你来帮我？（何凤英面有难色）还不是嘛。（走到张汉杰面前）大爷，我有两道算术题，你能帮我解解吗？

张汉杰 天不早了，我得走了。

何志宏（拉住他）大爷，我求求你了！

〔张汉杰不置可否。〕

何志宏 妈你看，小孩说话不顶用，你就帮我求求呗。

〔何凤英点头。〕

何志宏（高兴地）我妈同意了！走！（拉张汉杰下）

〔幕后传来摩托声。稍顷，孙福元上。他背杆双筒猎枪，枪上挂只死兔子。他向门两旁摆摆手后，进院。狼狗发出熟识的哼哼声。〕

〔何凤英一见孙福元，脸色骤变，厌恶地想立即走开。〕

孙福元（挑衅地）哎——就打咱不是啥书记、主任，用不着远接近送，可就是进来一条狗，也得睁眼看看是谁家的啊。

何凤英（愤愤地）有的人还不如一条狗！

孙福元（佯怒）你干吗张口骂人？我告你侵犯人权！

〔温玉芝闻声，急忙走出来。〕

温玉芝（亲热地）哎呀！是福元啊。又进山了，运气咋样啊？

孙福元 夜里没做好梦。一头晌，就碰上这么个短命鬼（指兔子）。我他妈的放了三枪，才把它撂倒。（放下猎枪）

温玉芝（笑着责怪一句）你呀，又杀生！（稍停）福元，你好一阵子没来了。你……你跟那郝大美还没登记哪？

孙福元（悠闲自得地）没呢，一个人先过几天舒坦日子。

温玉芝 福元哪，我一见着你，我这心就揪揪到一块儿去了。好好的一家三口人，说散伙就散伙了！

孙福元 散了咋的？不有那话吗：捆绑的不是夫妻。

温玉芝 这咱哪，除了天上的星星，倒是要啥有啥；可他们孤儿寡母……（拭泪）

孙福元（讽刺地）再找一个呀。宝山村的首户，要名有名，要钱有钱——

温玉芝 咳——后配的再好，也不是一块玉的。

何凤英（无法忍受，爆发地）妈，别说了！（稍停，平静地）妈，我跟他单独待一会儿。

温玉芝（轻声地）凤英，这打离婚名声好听咋的？若是能复婚——

何凤英 妈，你还有完没完？

温玉芝（高兴地）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过去的事，也就风消云散了。说书的讲话，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不能分。福元，那你吃完饭再走，啊！（下）

何凤英（冷冷地）孙福元，有事吗？

孙福元（笑嘻嘻地）来看看你。

何凤英 别闲磕打牙了，有事直说吧。

孙福元 那好。咱捞干的说，在工厂挣那几个死钱，不够我抽烟的。不是说搞活经济嘛，咱也出去办点货。

何凤英 可别弄些假冒商品来糊弄人！

孙福元 我是傻帽啊，找着挨罚？咋样，赞成不？

何凤英 这是你的事。

孙福元 那倒是。可我本钱不够，想搞点赞助呢。

何凤英 又要钱来了？

孙福元 你是咱的关系单位嘛。

何凤英（愠怒）孙福元！离婚一年了，经济账早算清了，干吗还向我伸手？头两月，你要买摩托，从我这儿弄走两千块了。

孙福元 哎，哎，别炸庙啊！

何凤英（强硬地）我不是你的钱柜，没有，一个子儿也没有！
（欲走）

孙福元（拦挡）何场长，你跟我哭啥穷。去年是大年，你果园丰收，净剩也有十来万元。咋的，这钱都拿去倒贴了？

何凤英（大怒）你混蛋！我倒贴谁了？你说不出来，我撕你嘴丫子！

孙福元 哎哎，别当真嘛。

何凤英 实话跟你说吧，钱都占用上了。

孙福元 我知道，你要办个果酒厂。今儿个就请工程师来选厂址。

何凤英 你咋知道的？

孙福元 从罗主任那得的信息。哎，一提他，你脸红个啥？好好，不说他了。哎，你真走红运啊！这农场没几年工夫就下个崽。如今，你亦工亦农，是两路进财呀。

何凤英 你说得轻巧。我这不像那皮包生意，空手套白狼，得动真格的，哪儿不用钱。

孙福元 凤英，咱书归正传，我用这一脚踢不倒的几个钱，你划拉划拉箱底就够了嘛。

何凤英 嗨！上下嘴唇一碰，说得轻巧。像你哪，三天两头进趟城，舞厅出来饭馆进，玩得痛快，花得容易；可我这钱——

孙福元 一毛不拔？

何凤英（不平地）孙福元，我是缺你的，还是短你的？你动不动就跟我要钱，你这不是敲竹杠吗？（欲走）

孙福元 何场长，请留步！在下还有话。

何凤英 我没工夫听！（欲走）

孙福元 我劝你还是听听，免得后悔。

〔何凤英止步。

孙福元 离婚那咱说的好，咱好离好散，谁也别在背后讲究谁。说实在的，真若抖搂抖搂，咱俩反正有受不了的。（恶毒地）对你何场长何凤英，说句不受听的，扒了皮认识瓢。从里到外，有啥疤痢疖子不知道？（威胁地）真要公布出去，我看不浸死也得钻地缝里去。啥他妈果树大户、农民企业家、突击手？原来是这么来的。要是互相关照点，咱是一好百好，互不相扰，有话烂在肚里。哪多哪少，你贼精百怪，自己掂量吧。

何凤英（悲愤地）你……你那心是让狼叼去了，还是让狗掏去了？咋这么狠！

孙福元（冷笑）这是你自找的啊。

何凤英 我求求你，别再缠我了好不？

孙福元 好哇，你若是痛快点，二话不说，五分钟就把事办利索了。

何凤英（顺从地）你要多少钱？

孙福元 不多，二百张大团结就够了。

何凤英 两千？

孙福元 没办法，除了邮票，是物都涨价……

何凤英 一千吧。

孙福元 你打发要饭的哪？舍不得拉倒。（欲走）

何凤英 好吧，给你。这可是最后一次了。我还有个条件：志宏姓我的姓的了，你以后，不要再到学校去看他。

孙福元 你把志宏弄到二十里远的乡镇小学，就为的叫他跟我一刀两断？

何凤英 那是全乡重点，老师教的好。行吗？

孙福元（掏出一盒彩笔）不见行。他到啥时候也是我的儿子。志宏喜欢画画，我给他买盒彩笔，这见不着面，就交

给你这个当妈的吧。(拿过那只死兔子) 凤英, 你不是喜欢吃跳肉吗, 这就送给你吧。(稍停) 钱, 啥时候给我?

何凤英 明天这个时候。

孙福元 好, 到时候, 可别让我空跑一趟。(拽住何凤英) 凤英! 过些天晚上, 我要……我要……好好来谢谢你。(跑下)

[何凤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痛苦万分, 直至听到摩托声远去。她把那盒彩笔抛向远处, 随后捡起那只兔子, 轻轻地放在花坛上, 压抑不住的泪水涌了出来。

[张汉杰上。

张汉杰 (拿起包裹, 自言自语地) 我该走了……(向外走去)
[天空里, 云雀在鸣叫。

何凤英 (心烦意乱地) 叫、叫, 叫得人心烦! (寻石不见, 发现孙福元遗忘的猎枪, 举枪欲打)

[张汉杰夺枪, 枪响。

何凤英 你……?

张汉杰 别打, 这云雀叫得怪好听的。(与何凤英持枪对视)

[孙福元返上。

孙福元 嗨! 这是唱的哪一出哇?

[何凤英把猎枪扔给孙福元。

孙福元 (接枪, 望着张汉杰) 这是哪一位呀?

何凤英 外地出来做工的。

孙福元 怎么, 你要破例?(稍停) 别忘了, 明天, 这个时候。
(下)

何凤英 (决定地) 介绍信。

张汉杰 (不解地) 干啥?

何凤英 看看。

张汉杰 看看?(把介绍信递上)